

烟花三月下扬州

——记在镇江施工的陕西九冶六公司
(报告文学) 舜 柳江河

长江在这里潇洒地打了个转身，甩出焦山、金山、北固山一串翠绿的岛屿，抛下刘备甘露寺招亲、白娘子水漫金山一把水灵灵的故事。水缓了，便静了，也绿了，绿水中映出江畔鹤山倒影，山的玲珑俊秀与小巧灵活的江南人倒也相得益彰。

秀美的台山顶端是“秦军”的营地——九冶六公司的数百名汉子在他们的头儿樊儒斌的带领下，从陕西勉县定军山出发，硬是从刘备夫人孙尚香的婆家开到了娘家，心安理得地在甘露寺旁边占山为王，安营扎寨了。

镇江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，是江南有名的经济金三角地带。就建筑业来说，强手云集，群雄荟萃，仅在镇江周围迂回的大小建筑公司和建筑队加起来有百十家，在你争我夺的角逐中抢一块肉实在不是件易事。然而这个便宜偏偏让外来户陕西九冶六公司给占了，他们承包了镇江船山水泥厂、船山石灰石矿和焦山焦化厂2000多万元的扩建工程，在镇江一蹲就是三年。百里之外的马鞍山十七冶闻讯，悔之曰：“咱们眼皮底下的肥肉怎么让陕西人抢去了？”

陕西人凭的是信誉，是实干。去过镇江的人都知道，堂堂的镇江火车站竟窝在一条不宽的小街里，不光是外地人，连镇江人自己也觉着窝囊。1985年，镇江市政府决心要挖平车站前头的几座土丘，开出一条宽阔的柏油大道来，让外来人一下火车就能望见金山寺的宝塔。23万立方上的工程量推给了镇江市的大小单位，各单位男女老幼齐出动，用板车推，用小筐担，一锹一铲地挖，虽倒是体现了愚公移山的伟大精神，但与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却绝对的不同步，人推肩扛的速度与23万立方土较量如同蚂蚁啃骨头。九冶人的信息灵，瞅准了这个时候一下把活揽下了。于是，六辆挖土机，三辆推土机，二十台台土车轰隆隆，浩浩荡荡由陕西开进江苏，镇江火车站前排开了机械化的战场。镇江人哪见过这阵式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看。

路开出来了，九冶也在镇江站住了脚。

扬州与镇江隔着长江彼此相望，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樊儒斌他们也是三月到的镇江。烟花三月，据说是江南的最好时节，春光明媚，水阔天青。樊儒斌们下江南是否挑准了三月，借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而一振雄威且不论，但他手下的人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谁都明白在“开拓江南，建设江南”大旗下的真实所在。全国今年计划基建投资4400个亿，压缩920个亿，说压缩，首当其冲便是他们。当然，没活干就没饭吃，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，他们是奔着江南找饭辙来了。

南方人精明，敦厚的陕西人永远望尘莫及，菜摊上的挑剔，买卖上的讨价还价，生意中的千般心计，似乎都运用在企业建设中。而樊儒斌们只有一招可施：实干。以诚待人，这是九冶的法宝，他们自信这条真理放之四海皆准。

当地南方人排外，称陕西人为“北方佬子”。



谈笑风生的樊儒斌对前途既充满信心又深感不安。

子，没一会儿，草帘子就开始冒气，吱吱地响。热是热，活儿却是一丝不苟，他们为焦化厂予砌发化室，砖与砖之间的规范标准不得超过2毫米，比国家标准还高1毫米。六公司在江南要扎住根，没两手漂亮活不行，这种精神感动了南方人，镇江市政府八七、八八连着两年给外来户六公司发了奖金两万块，拿钱奖外人，可见这外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

有人问樊儒斌在外头创事业最头疼的是什

么，他立即掰着指头数了一大堆：原材料涨价，摊派增多，修大堤要钱，学生入学要钱，维护治安也要钱，哪一笔钱都是应该出而非出不可的。吃饭的钱支出最大，镇江没他们的户口，所以吃的烧的都是议价的，计划外的，一块蜂窝煤价格是两毛四，一斤粮价格是七、八毛，公司每年收伙食钱要贴进38万。要在陕西，这38万可是纯收入。

难是难，但这支建筑队伍走出潼关后总算迈出了坚定的一步。如今，年产10万吨的船山水泥厂已投入使用，石灰石矿的工程也于五月竣工，焦化厂年产10万吨铸造焦的焦化工程也正拔地而起，形势相当不错。然而经理樊儒斌和他的伙伴们脸上却寻不到笑，明年的计划只落实了一半，找米下锅的任务迫在眉睫。用六公司一位工人的话说：“如今我们在镇江是背水一战，没退路，回陕西是不可能的了。可贵的是我们都明白自身的处境，我们肯吃苦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干……”

偶感录

杨爱玲
酿酒离不了水
酒却掺不得水
奔向大海的江河
道路无不曲折、坎坷
栋梁材是森林的骄傲，
火柴杆是森林的谦虚。
魔术可以称作艺术
艺术却不能称作魔术

陕西楞娃对南方人产生一种逆反心理，由此，占山为王的九冶六公司在镇江打架出了名，才来几个月，便跟当地人打了五场。半夜常有电话来，让公司去派出所领人。陕西楞娃粗便是粗，但个个可是顶天立地的男爷们儿，干起活来也同打架一样，豁出命干，樊儒斌爱他的兵。

黄梅雨连着下，在陕西，这样的日子是建筑队歇工的日子，在这儿得顶着雨干。江南这雨一下就是几个月，建筑队能歇几个月？所以，人人的衣裳都是湿的，从心里巴望着出太阳。太阳出来了又是热，闷热，滋味更难受。机械队的李孔安说：“去年夏天，南京、镇江的天跟疯了似地热，热死不少人，我们在焦化厂工地照样干。挖土机，吊车在太阳底下晒，驾驶室五、六十度，不比汽车，汽车跑起来还有风，吊车跑不了不是。干个把钟头人就晕了，大伙就往顶上搁湿草帘子，没一会儿，草帘子就开始冒气，吱吱地响。”

热是热，活儿却是一丝不苟，他们为焦化厂予砌发化室，砖与砖之间的规范标准不得超过2毫米，比国家标准还高1毫米。六公司在江南要扎住根，没两手漂亮活不行，这种精神感动了南方人，镇江市政府八七、八八连着两年给外来户六公司发了奖金两万块，拿钱奖外人，可见这外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

有人问樊儒斌在外头创事业最头疼的是什

么，他立即掰着指头数了一大堆：原材料涨价，摊派增多，修大堤要钱，学生入学要钱，维护治安也要钱，哪一笔钱都是应该出而非出不可的。吃饭的钱支出最大，镇江没他们的户口，所以吃的烧的都是议价的，计划外的，一块蜂窝煤价格是两毛四，一斤粮价格是七、八毛，公司每年收伙食钱要贴进38万。要在陕西，这38万可是纯收入。

难是难，但这支建筑队伍走出潼关后总算迈出了坚定的一步。如今，年产10万吨的船山水泥厂已投入使用，石灰石矿的工程也于五月竣工，焦化厂年产10万吨铸造焦的焦化工程也正拔地而起，形势相当不错。然而经理樊儒斌和他的伙伴们脸上却寻不到笑，明年的计划只落实了一半，找米下锅的任务迫在眉睫。用六公司一位工人的话说：“如今我们在镇江是背水一战，没退路，回陕西是不可能的了。可贵的是我们都明白自身的处境，我们肯吃苦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干……”

偶感录

杨爱玲
酿酒离不了水
酒却掺不得水
奔向大海的江河
道路无不曲折、坎坷
栋梁材是森林的骄傲，
火柴杆是森林的谦虚。
魔术可以称作艺术
艺术却不能称作魔术

画瘾

(散文)

邓清华

百货大楼前，数十人围成一个圈。圆心站一人，着米黄色风衣，全身邋邋遢遢，脸呈“国”字型，尽皱眉头，日瘦、脏；眉毛却黑，眼有神。

“画啥？”他笑着问。

“画狗！”

“画猫！”

“画鼠！”

“蛇年，画蛇！”

遇遇人在风衣口袋里摸出一截粉笔头，下蹲，“画鼠”。只见他胡乱地在地上抹抹数笔，便说“成了”。圈里的人睁大眼睛，伸长脖子，却怎么也看不出个堂来。“嘿嘿，忘了两笔”。他见人们受了捉弄，脸上露出得意笑容，粉笔头在地上“修修”划拉几下，那一堆“莫名其妙”神奇地变成了一只飞驰的大鼠，其后跟了四只扬爪猛跑的小鼠，与真的般。看客里“轰”地“啧啧”声起，遇遇人却不理睬，粉笔继续在地上飞舞。小鼠后出现了花

猫，花猫后跟着黄狗，大象挺起长鼻，欲卷黄狗。岂料一条小蛇，蜿蜒着向大象鼻子里疾进。

人们看得发呆，忽被画者之声惊醒：“哪位赏脸，给支烟儿抽抽”。话刚落，立即有三四支烟扔来。他接住，将两根夹于耳后。又有打火机“砰啪”声冒出蓝焰为他点燃。

“会画人吗？”

“持打火机者问。”

“画人，画谁？”

遇遇人深吸口气，吐出。撩起风衣，在裤兜里摸出一截似小学生扔掉的铅笔头儿。

有人递来个皱巴巴烟盒，遇遇人极满意。他干脆，把烟盒铺于右腿膝盖，将平，两眼一眨不眨地瞅着“打火机”。

“打火机”有点怕了，扭头，避过他的目光。遇遇人却不再看，低头，铅笔约舞二十秒：“好了，看象不象？”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出自己，周围“象”声骤起。但见那烟盒上的人头像：稀稀几根头发，密密几排皱纹，凸凸金鱼眼儿，薄薄一张小嘴唇，竟和照相机拍下“打火机”的黑白照片一般。

“这家伙是个奇才”，弄不好是美院的教授”。“胡扯，教授哪有这遭遇？”

有行动快的已经从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出自己，周围“象”声骤起。但见那烟盒上的人头像：稀稀几根头发，密密几排皱纹，凸凸金鱼眼儿，薄薄一张小嘴唇，竟和照相机拍下“打火机”的黑白照片一般。

“这家伙是个奇才”，弄不好是美院的教授”。“胡扯，教授哪有这遭遇？”

有行动快的已经从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

天下人，无奇不有。

“打火机”还未辨

商店里买来一张纸，几枝彩笔，要求画虎。还问画费是多少。遇遇人却听钱色变：“画不得啊！”

众看客问何故。遇遇人说他领导知道了找麻烦，他这次出来是专为买机器零件的。原来，这位遇遇人是职业工人，业余好画，如同人爱喝酒一般，瘾一上来，不在众人面前“露两手”便活不过去。